

歷代文人之昭君情結

葉珠紅

yehjung2002@yahoo.com.tw

一、前言

王昭君以民女身份冒充公主，下嫁匈奴王的經過，正史記載不足；屬於稗官野史，託名葛洪所作的《西京雜記》（後人考證為偽書），將王昭君和番的故事，鋪衍成昭君不願賄賂毛延壽¹，讓毛延壽作美人圖供漢元帝按圖臨幸，元帝在和親名冊確定後召見昭君，傾倒於昭君的容貌，後悔之餘，又怕失信於匈奴，氣得將一批畫工同日棄市，《西京雜記》所記之昭君故事，成為後代昭君故事的濫觴。本文試從歷代文人據《西京雜記》的昭君故事，論其「紅顏情結」背後所寓的萬千懷抱。

二、昭君和親故事

託名東漢蔡邕所作的《琴操》，與范蔚宗《後漢書·南匈奴列傳》²，二書均記昭君是因漢帝不御，志願和親，《琴操》：

昭君，齊國王穰女……，年十七，獻之元帝，元帝以地遠不之幸。積五六年，帝每遊後宮，常怨不出。後單于遣使朝貢……，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，能往者。昭君乃越席請行，時單于在旁，（元帝）驚恨不

¹晉·葛洪，《西京雜記》卷2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9。

²范蔚宗，《後漢書·南匈奴列傳》：「昭君入宮數歲，不得見御，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求行。呼韓邪臨辭大會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宮，顧影裴回，竦動左右。帝見大驚，意欲留之，而難於失信，遂與匈奴。」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），頁2941。

及……，單于大悅，以為漢與我厚……，昭君恨始不見遇，乃作怨思之歌。³

《琴操》記元帝在和親宴上盡召後宮，一見盛裝出現的昭君，才悔之莫及；《後漢書·南匈奴列傳》形容漢廷上的昭君：「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宮。」歷史上的昭君，一變而成文學上的昭君，令千載之下，無數懷抱著「紅顏情結」的文人，因之神馳心動，意興遄飛地為昭君作出一首又一首的美人歌的同時，對昭君和親的故事，也極盡所能的誇大不實，《琴操》載：「單于死，子世達立，昭君曰：『為胡者妻母，秦者更娶。』世達曰：『欲作胡。』昭君乃服藥死。」《琴操》言昭君是「不從胡禮」而自殺，然據班固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「呼韓邪單于死後，較早於昭君而受寵的大闕氏之子雕陶莫皋立，是為復株絁若鞮單于。復株絁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，生二女。」昭君遵從胡禮，夫死嫁子，才是真正的昭君故事，最後的結局。

胡俗不同於漢禮，漢禮不許父子共妻，後世文人不顧昭君「入境隨俗」的事實，《琴操》以「吞藥而死」來保全昭君名節，此亦可証昭君魅力已令失意的文人，在現實環境中，於不可「明怨」的情形下，有一個可以一抒怨思的機會，馬致遠《漢宮秋》可為代表；馬致遠為抒元滅宋的家國之恨而作《漢宮秋》，將昭君故事更加鋪陳：

元帝聽信中大夫毛延壽的讒言，按圖臨幸；直到面見昭君，傳旨斬毛，毛潛逃，向單于獻美人圖，並唆使單于要昭君。昭君為報元帝寵幸，情願和番。臨別之際，留下漢服，路經黑江，以酒祭奠漢王後投江，單于將其遺體葬江邊，號為「青冢」。元帝思對美人圖，夢昭君私逃回宮，醒來聽孤雁哀鳴，尚書報知昭君已死，毛已被縛，傳旨斬毛，祭

³東漢·蔡邕，《琴操》卷下〈怨曠思惟歌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23~24。

獻明妃。⁴

馬致遠元曲「四大家之一」的功力，在《漢宮秋》雜劇中，展現無遺；馬致遠除了據《西京雜記》，採用了不實的斬畫師情節，另加上歷史上從未出現的「昭君為報元帝寵幸」，以及投黑江自殺，昭君和親故事，在馬致遠的筆下，成了引人欷歔、賺人熱淚的曠世佳作。

三、昭君之怨

後人提及昭君故事，多根據《西京雜記》的漢元帝「斬畫師」；《琴操》的昭君為「漢帝」服藥自殺；以及《漢宮秋》的昭君「投江」自盡，無一事為事實，文人所揣摩出來的「昭君之怨」，懷抱卻各有不同。《舊唐書》卷 29：「〈明君〉，……漢人憐其遠嫁，為作此歌。……」⁵言漢人已為昭君和親故事作過曲；《樂府詩集》第五十九卷，題名王嬙所作的〈昭君怨〉⁶，是第一首無名文人為昭君所做的詩；到了寵愛綠珠，置萬貫家財於不顧的石崇，其〈王明君辭〉：「傳語後世人，遠嫁難為情」⁷，石崇應是第一個奮力揣摩昭君心情的文人，綜觀文人對昭君故事所寄寓的個人感慨，大致如下。

⁴王學奇主編，《元曲選校注》第 1 冊上卷〈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〉雜劇（河北：教育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168~209。

⁵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 29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 年點校本），頁 1063。

⁶丁仲祐編纂，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〈全漢詩〉卷 3〈昭君怨〉：「秋木萋萋，其葉萎黃；有鳥處山，集于苞桑。養育毛羽，形容生光；既得升雲，上遊曲房。離宮絕曠，身體摧藏；志念抑沉，不得頡頏。雖得委食，心有徊徨；我獨伊何，來往變常。翩翩之鷺，遠集西羌；高山峨峨，河水泱泱。父兮母兮，道里悠長；嗚呼哀哉，憂心惻傷。」頁 103。

⁷晉·石崇，〈王明君辭〉：「我本漢家子，將適單于庭；辭訣未及終，前驅已抗旌。僕御涕流離，轅馬為悲鳴；哀鬱傷五內，泣淚霑朱纓。行行日已遠，乃造匈奴城；延我於穹廬，加我閼氏名。殊類非所安，雖貴非所榮；父子見凌辱，對之慚且驚。殺身良未易，默默以苟生；苟生亦何聊，積思常憤盈。願假飛鴻翼，棄之以遐征；飛鴻不我顧，佇立以屏營。昔為匣中玉，今為糞上英；朝華不足歡，甘與秋草并。傳語後世人，遠嫁難為情。」丁仲祐編纂，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〈全晉詩〉卷 4，頁 533。

(一) 君共臣、皆無能

王昭君以一後宮良家子，從事漢、匈和平之舉，蒙受其惠的，包括馬致遠筆下自詡：「四時雨露勻，萬里江山秀，忠臣皆有用，高枕已無憂。」的太平天子，以及天子口中：「恁也丹墀裡頭，枉被金章紫綬；恁也朱門裡頭，都寵著歌衫舞袖。」的怕死庸臣；《漢宮秋》：「拋閃煞明妃也漢君王」，馬致遠直接點名昏君誤人，目的只為抒一己的亡國之痛⁸；戎昱〈詠史〉：「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婦人。」⁹在點名昏君之外，還罵盡了所有吃皇糧的朝臣；在正史中，從未被元帝寵幸過的昭君，心中若真有怨，定然視戎昱為真正的明白人。吳雯〈明妃〉：「始知絕代佳人意，即有千秋國士風。」¹⁰漢朝君臣為了紓國之困，「和親政策」成了公主的夢魘，吳雯視昭君為「國士」，而在積弱不振的宋代，於文人手中，昭君的「國士」形象更為明顯。

張可久〈湘妃怨·懷古〉：「秋風遠塞皂雕旗，明月高台金鳳杯，紅妝肯為蒼生計。……漢和番昭君去，越吞吳西子歸；戰馬空肥。」昭君出塞和親圖裡的「皂雕旗」，以及西施姑蘇夜飲圖中的「金鳳杯」，均展現了「肯為蒼生計」的蛾眉光輝，益發突顯出朝中那些驕奢淫逸，故意使「戰馬空肥」的無能君臣；在宋朝，昭君被宋朝文人視為真正的「鬚眉」，王安石甘冒生生世世被誤解的「隱晦」，寫下了〈明妃曲〉二首，其一：

明妃初出漢宮時，淚濕春風鬢腳垂；低迴顧影無顏色，尚得君王不自

⁸元·馬致遠，《漢宮秋》〈南呂·四塊玉·紫芝路〉：「雁北飛、人北望，拋閃煞明妃也漢君王。小單于把盞呀刺刺唱。青草畔有收酪牛，黑河邊有扇尾羊。他只是思故鄉。」

⁹唐·戎昱，〈詠史〉：「漢家青史上，計拙是和親。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婦人。豈能將玉貌，便擬靜胡塵。地下千年骨，誰為輔佐臣。」《全唐詩》卷270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3011。下引版本同。

¹⁰清·吳雯，〈明妃〉：「不把黃金買畫工，進身羞與自媒同。始知絕代佳人意，即有千秋國士風。環珮幾曾歸夜月，琵琶唯許託賓鴻。天心特為留青冢，春草年年似漢宮。」沈德潛等編，《清詩別裁集》（上）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583。

持。歸來卻怪丹青手，入眼平生幾曾有；意態由來畫不成，當時枉殺毛延壽。一去心知更不歸，可憐著盡漢宮衣。寄聲欲問塞南事，只有年年鴻雁飛。家人萬里傳消息，好在氈城莫相憶；君不見，咫尺長門閉阿嬌，人生失意無南北！¹¹

正史中，並無毛延壽按圖索賄，後被棄市的記載，王安石表面上替毛延壽喊冤，其實是在強調昭君的美，是美到「意態由來畫不成」，然而，在「君不見，咫尺長門閉阿嬌，人生失意無南北！」橫插入被漢武帝打入冷宮的陳皇后，王安石此詩真正的用意，是在為新法不行自我安慰，此可從〈明妃曲〉其二之「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」¹²看出；王安石將不得君王相知（不管紅顏或國士）視為人生最大的不幸，這是王安石所要透露的無奈；王安石秉著：「欲傳道義心雖壯，強學文章力已窮。他日若能窺孟子，終身何敢望韓公。」¹³欲效法韓愈「抗顏」而言的膽量，用「借漢議宋」的手法，把矛頭對準當時甘願歲納幾十萬兩銀，百般阻撓對遼與西夏用兵的決策者，〈明妃曲〉二首一出，「遭人彈射」、「務一時為新奇，求前人所未道。」¹⁴馬上引來多位反對新法者的「和」聲¹⁵，其中以歐陽脩自詡為平生最得意的〈和王介甫明妃曲〉二首，最為後人稱道。

歐陽脩〈和王介甫明妃曲〉二首之一¹⁶，純為昭君遠嫁抱屈，未見其他

¹¹轉引自繆鉞等編，《宋詩大觀》〈王安石〉（上海：辭書出版社 1988 年），頁 230。

¹²宋·王安石，〈明妃曲二首〉之二：「明妃初嫁與胡兒，氈車百輛皆胡姬。含情欲說獨無處，傳與琵琶心自知。黃金捍撥春風手，彈看飛鴻勸胡酒。漢宮侍女暗垂淚，沙上行人卻回首。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可憐青冢已蕪沒，尚有哀弦留至今。」

¹³《王安石全集》卷 22〈奉酬永叔見贈〉，頁 136。

¹⁴參見高步瀛選注，《唐宋詩舉要》引李雁湖語。（台灣：學海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頁 329。

¹⁵王安石作於嘉祐四年的〈明妃曲二首〉，梅堯臣、歐陽脩、司馬光、劉敞皆有和作。

¹⁶宋·歐陽脩，〈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〉之一：「胡人以鞍馬為家，射獵為俗。泉甘草美無常處，鳥驚獸駭爭馳逐。誰將漢女嫁胡兒？風沙無情面如玉。身行不遇中國人，馬上自作思歸曲。推手為琵卻手琶，胡人共聽亦咨嗟。玉顏流落死天涯，琵琶卻傳來漢家。漢宮爭按新聲譜，遺恨已深聲更苦。織織女手生洞房，學得琵琶不下堂。不識黃雲出塞路，豈知此聲能斷腸。」

新意，〈和王介甫明妃曲〉之二：「紅顏勝人多薄命，莫怨春風當自嗟。」¹⁷ 歐陽脩要昭君莫怨「紅顏薄命」，其實是勸王安石要想開一點；〈和王介甫明妃曲〉二首之令歐陽脩得意不已，視為平生最佳之作，應在「漢宮」的「新聲譜」，「爭按」二語，罵到了專喜「新聲」的宋朝皇帝，歐陽脩此詩一出，未遭粉飾太平之人檢舉，沒被宴安如故的皇帝砍頭，還在酒後說出「李、杜不能為」的真言¹⁸，此為歐陽脩因〈和王介甫明妃曲〉得意的原因。

歐、王二人之〈明妃曲〉，在表現手法上，皆提到昭君令君王「入眼平生幾曾有」且「不自持」的「春風貌」，兩人同時化用了杜甫〈詠懷古蹟〉（五首其三）之「畫圖省識春風面」¹⁹，昭君不管是雲鬢半偏、花冠不整、淚滿腮頰；或是《後漢書·南匈奴列傳》中：「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宮。」如玉之顏不敵無情風沙，愈寫昭君「不世出」的容貌，文人心中那份「歷史意識的單相思」²⁰，就愈發的「不自持」了。

文人心中的「歷史意識的單相思」，另可從胡、漢之別略窺，陳寅恪認為胡、漢之別不在血統而在文化，作為文化標誌的就是「衣冠文物」²¹；昭君初嫁時，歐陽脩以散文開頭的「以鞍馬為家，射獵為俗。」形容胡人的生活型態有如飛鳥走獸；王安石則是「氈車百輛皆胡姬」來迎昭君，呼應了「漢恩自淺胡自深」，不論王安石筆下，「可憐著盡漢宮衣」的昭君，或是杜甫筆下，死後「環珮空歸月夜魂」的昭君，出身於「衣冠文物」，最後老死異鄉的

¹⁷ 宋·歐陽脩，〈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〉之二：「漢宮有佳人，天子初未識。一朝隨漢使，遠嫁單于國。絕色天下無，一失難再得。雖能殺畫工，于是竟何益？耳目所及尚如此，萬里安能制夷狄？漢計誠已拙，女色難自誇。明妃去時淚，灑向枝上花。狂風日暮起，飄泊落誰家？紅顏勝人多薄命，莫怨春風當自嗟。」

¹⁸ 參見繆鉞等編，《宋詩大觀》〈王安石〉，頁 132。

¹⁹ 唐·杜甫，〈詠懷古蹟〉之三：「群山萬壑赴荆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。一去紫臺連朔漠，獨留青冢向黃昏。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珮空歸月夜魂。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（一作愁）恨曲中論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230，頁 2511。

²⁰ 康正果，《風騷與艷情——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》（河南：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頁 125。

²¹ 參見繆鉞等編，《宋詩大觀》〈王安石〉，頁 231。

昭君，無疑是對「文化」漢家提出無言的控訴。

「沙上行人卻回首」，只道盡了昭君心中，「身行不遇中國人」的惶惑；歐陽脩讓「胡人共聽亦咨嗟」的琵琶聲傳來漢家，出自洞房的織織女，手「爭按新聲譜」、「學得琵琶不下堂」，為的無非是希望「一朝選在君王側」，借上之所好的「新聲」，暗批割掉「燕雲十六州」之後，文人心中「遺恨已深聲更苦」的國事；歐陽脩採用了與王安石相同的，「藉漢議宋」的手法，言「漢計誠已拙」，馬上急轉「女色難自誇」，這等功力，確為王安石所不及。

《西京雜記》所提到的毛延壽，白居易言：「自是君恩薄如紙，不須一向恨丹青。」²²王安石卻認為「意態由來畫不成，當時枉殺毛延壽。」昭君美得難畫也好，自恃容貌，不肯花錢為自己買機會也罷，王安石替一千同日棄市的畫工申冤，倒還持平；歐陽脩言：「雖能殺畫工，於事竟何益。」「紅顏勝人多薄命，莫怨春風當自嗟。」要「紅顏」自嗟「薄命」的，隋代薛道衡〈明君詞〉，第一個道出此看法：「……不蒙女史進，更失畫師情。蛾眉非本質，蟬鬢改真形。專由妾命薄，誤使君恩輕。……」²³而認為毛延壽「忍為黃金不為人」的李商隱²⁴；「共恨丹青人」，為所有後宮蛾眉激動的常建²⁵；「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的杜牧²⁶，以及《全唐詩》樂府舊題〈相和歌·吟漢曲〉中，唐代詩人大量詠昭君的詩歌，從中可看出唐朝男人不用「借漢議唐」，詠起昭君自然比宋代文人較無歷史包袱。

²²唐·白居易，〈昭君怨〉：「明妃風貌醉娉婷，合在椒房應四星。只得當年備宮掖，何曾專夜奉幃屏。見疏從道迷圖畫，知屈那教配虜庭。自是君恩薄如紙，不須一向恨丹青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23，頁 297。

²³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〈全隋詩〉卷 2。

²⁴唐·李商隱，〈王昭君〉：「毛延壽畫欲通神，忍為黃金不為（集作顧）人。馬上琵琶行萬里，漢宮長有隔生春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4。

²⁵唐·常建，〈昭君墓〉：「漢宮豈不死，異域傷獨沒。萬里馱黃金，蛾眉為枯骨。回車夜出塞，立馬皆不發，共恨丹青人，墳上哭明月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44，頁 1460。

²⁶唐·杜牧，〈題木蘭廟〉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裡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523，頁 5987。

(二) 關山萬里，故國遙極

儲光羲〈明妃曲〉四首之三：「日暮驚沙亂雪飛，傍人相勸易羅衣。強來前殿看歌舞，共侍單于夜獵歸。」²⁷儲光羲不同於其他寫景敘事者，代昭君道出在胡地無聊至極的生活；昭君觸眼所及，盡是不同於漢地的北國沙雪，「相勸」、「強來」的過活著，內心自是感到鄉土倍親，思歸故里了！

江淹〈恨賦〉：「明妃去時，仰天太息。紫臺稍遠，關山無極。……望君王兮何期，終蕪絕兮異域。」²⁸「紫臺稍遠」之後的「蕪絕」，有類蒙太奇手法；陳昭：「漢地隨行盡，胡關逐望新。」²⁹把昭君對家鄉的最後一瞥植入了記憶深處；盧照鄰：「漢宮草應綠，胡廷沙正飛。」³⁰形容的是邊走邊看著胡、漢兩地，景色迥異的昭君；李白嘆的是：「今日漢宮人，明朝胡地妾。」³¹到了宋朝姜夔筆下，昭君只能「暗憶江南江北」³²了！而對視「壯遊」為當然的人生歷練的唐朝詩人，昭君到胡地的「遠遊」，最能激起他們無盡的同情。

生來「玉艷光瑤質」³³的昭君，白居易強調的是她的玉顏，受到「滿面胡沙滿鬢風」³⁴的摧殘；王偃形容的是「一雙淚滴黃河水」³⁵，「流」（諧音「留」）

²⁷唐·儲光羲，〈明妃曲四首〉之三，《全唐詩》卷19，頁213。

²⁸梁·蕭統編、唐·李善注，《昭明文選》，清·胡克家覆宋淳熙本卷16（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83年），頁235~237。

²⁹唐·陳昭〈昭君詞〉：「跨鞍今永訣，垂淚別親賓。漢地隨行盡，胡關逐望新。交河擁塞霧，隴日暗沙塵。唯有孤明月，猶能遠送人。」《全唐詩》卷19，頁214。

³⁰唐·盧照鄰〈昭君怨〉：「合殿恩中絕，交河使漸稀。肝腸辭玉輦，形影向金微。漢宮草應綠，胡廷沙正飛。願逐三秋雁，年年一度歸。」《全唐詩》卷19，頁211。

³¹唐·李白〈王昭君二首〉之二：「昭君拂玉鞍，上馬啼紅顏。今日漢宮人，明朝胡地妾。」《全唐詩》卷19，頁213。

³²宋·姜夔，〈疏影·詠梅〉：「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珮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」

³³梁·簡文帝，〈明君詞〉：「玉艷光瑤質，金鈿婉黛紅。一去蒲萄觀，長別披香宮。秋簷照漢月，愁帳入胡風。妙工偏見詆，無由情恨通。」

³⁴唐·白居易，〈王昭君〉：「滿面胡沙滿鬢風，眉銷殘黛臉銷紅。愁苦辛慙憔悴盡，如今卻

不得漢家的昭君；至於鐵口斷定昭君「西嫁無來日」的李白，也只能為她發出「死留青冢使人嗟」³⁶的浩嘆。陳昭給了昭君「明月」為伴；盧照鄰給了昭君「秋雁」南歸的想望，到了姜夔，把杜甫：「環珮空歸月夜魂」，化作「花魂一縷」，月夜魂歸的昭君，縱使「漢宮常有隔生春」³⁷，又如何撫慰得了後世表面上「悲遠嫁人」³⁸，實際上卻苦於無法留名於後、自傷不遇的貶謫之人？

鄭域〈昭君怨·梅花〉：

道是花來春未，道是雪來香異。竹外一枝斜，野人家。

冷落竹籬茅舍，富貴玉堂瓊榭。兩地不同栽，一般開。³⁹

「兩地不同栽，一般開。」縱使關山路遙，歸國無門⁴⁰，昭君與呼韓邪單于生一男，與呼韓邪單于之子復株鞮若鞮單于生二女，完全融入了胡俗，宋代的鄭域以最近史實的眼光，最積極的心態來看待此事，大異諸家。

（三）妍媸能顛倒，紅顏豈誤人

似畫圖中。漢使卻迴憑寄語，黃金何日贖蛾眉。君王若問妾顏色，莫道不如宮裡時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3。

³⁵唐·王偃，〈明君詞〉：「北望單于日半斜，明君馬上泣胡沙。一雙淚滴黃河水，應得東流入漢家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4。

³⁶唐·李白，〈王昭君二首〉之一：「漢家秦地月，流影照明妃。一上玉關道，天涯去不歸。漢月還從東海出，明妃西嫁無來日。燕支長塞雪作花，蛾眉憔悴沒胡沙。生乏黃金枉畫圖，死留青冢使人嗟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3。

³⁷唐·李商隱〈王昭君〉：「毛延壽畫欲通神，忍為黃金不為人。馬上琵琶行萬里，漢宮常有隔生春。」按：「隔生春」有二解：周振甫認為：「昭君死後墳稱為青塚，隔生春指隔世才在墳上顯出春色。」暗指自己的才華，只有隔世以後才會被稱讚。參見《李商隱絕句初探》。另：隔生春之「春」，即「畫圖省識春風面」之「春風面」（美麗的容貌），長留於漢宮的，唯其生前畫圖上之春風面而已，必待隔生方受重視，亦為一切志士才人之悲劇。參見《李商隱詩歌集解》。

³⁸唐·張文琮，〈明君詞〉：「我（一作戒）途飛萬里，回首望三秦。忽見天山雪，還疑上苑春。玉痕垂淚粉，羅袂拂胡塵。為得胡中曲，還悲遠嫁人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4。

³⁹宋·鄭域，〈昭君怨·梅花〉。《宋詞精華分類品匯》頁 1017。

⁴⁰《後漢書·南匈奴傳》：「生二子。及呼韓邪死，其前閼氏子代立，欲妻之，昭君上書求歸，成帝敕令從胡俗，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。」頁 2941。

李白〈王昭君二首〉之一：「生乏黃金枉畫圖」，認為家中貧窮的昭君，無黃金賄賂畫工，李白這個「新解」，與一般認為昭君自恃容貌，羞與自媒，大有差距。李白言昭君生乏黃金，枉作胡人，此一推論與蔡邕《琴操》大異；《琴操》載：

昭君，齊國王穰女，端正閒麗，未嘗窺門戶。穰以其有異於人，求之者皆不與。年十七，獻之元帝，元帝以地遠不之幸，……。⁴¹

《琴操》記昭君是可居的「奇貨」，生在「千門萬戶玉樓台」⁴²的人家，乃理所當然，試想昭君剛入宮時，有著「自倚嬋娟望主恩」的打算，卻「黃金不買漢宮貌」⁴³地過了五、六年，以二十一、二歲的年紀，尙「自矜妖艷色，不顧丹青人。……卻使容華翻誤身。」⁴⁴昭君的「長銜漢掖悲」⁴⁵自是情理之中；昭君對終身大事的堅持，就連她老謀深算的親爹也沒算到，揣摩正史所未載的，昭君之怨的詩人們，其忖度昭君心情之處，最堪玩味；崔國輔〈王昭君〉：「一回望月一回悲，望月月移人不移。何時得見漢朝使，為妾傳書斬畫師。」⁴⁶郭元振〈王昭君〉之三：「聞有南河信，傳聞殺畫師。始知君惠重，更遣畫蛾眉。」⁴⁷崔、郭二人筆下「斬畫師」的情節，雖是為昭君出氣，然均不如東方虬「自然衣帶緩，非是為腰身。」以及庾信〈王昭君〉：「腰圍無

⁴¹東漢·蔡邕撰，《琴操》卷下〈怨曠思惟歌〉。

⁴²唐·李端，〈明君詞〉：「李陵初送子卿回，漢月明明照帳來。憶著長安舊遊處，千門萬戶玉樓台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4。

⁴³唐·釋皎然，〈王昭君〉：「自倚嬋娟望主恩，誰知美惡忽相翻。黃金不買漢宮貌，青塚空埋胡地魂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3。

⁴⁴唐·劉長卿，〈王昭君歌〉：「自矜妖艷色，不顧丹青人。那知粉黛能相負，卻使容華翻誤身。上馬辭君嫁驕虜，玉顏對人啼不語。北風雁急浮清（一作雲）秋，萬里獨見黃河流。纖腰不復漢宮寵，雙蛾長向胡天愁。琵琶弦中苦調多，蕭蕭羌笛聲相和。可憐一曲傳樂府，能使千秋傷綺羅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51，頁 1579。

⁴⁵唐·郭元振，〈王昭君〉：「自嫁單于國，長銜漢掖悲。容顏日憔悴，有甚畫圖時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2。

⁴⁶《全唐詩》卷 119，頁 1205。

⁴⁷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2。

一尺，垂淚有千行。」更能凸顯昭君「無由情恨通」⁴⁸的怨苦。

罵「無情是畫師」⁴⁹也可，嘆「蛾眉誤殺人」⁵⁰也罷；不管是「圖畫失天真，容華坐誤人。」⁵¹或是「早信丹青巧，重貨洛陽師。」⁵²昭君在「羞對單于照舊顏」⁵³的同時，心中或許曾有一問：「黃金何日贖蛾眉？」⁵⁴然隨著年華老去，「妾死非關命，祇緣怨斷腸。」⁵⁵塞外邊城的苦寒，爲了生存所導致的戰爭，連和親也止不了的戰爭，「漢將新從虜地來，旌旗半上拂雲堆。」⁵⁶漢代位於受降城所在的「拂雲堆」⁵⁷，昭君在眼見胡人南下牧馬的場面時，怨的應是春風爲何總是不度，造化依舊兩地弄人。李益：「不見天邊青草塚，古來愁殺漢昭君。」⁵⁸杜牧「拂雲堆上祝明妃」，兩人可算是把昭君的怨，推到最無告的怨天怨地！

唯一對昭君遠嫁，持樂觀想法的是韋莊〈綏州作〉：「明妃去日花應笑」⁵⁹，昭君和親，能替自己安排出一條「生路」，這種胸襟與器識，幾人能夠？昭君

⁴⁸梁·簡文帝，〈昭君怨〉。轉引自宋·李昉等編《文苑英華》卷 204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集部，總集類。

⁴⁹唐·沈佺期〈王昭君〉：「非君惜鶯殿，非妾妒蛾眉。薄命由驕虜，無情是畫師。嫁來胡地惡，不並漢宮時。心苦無聊賴，何堪上馬辭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1。

⁵⁰梁·施榮泰，〈王昭君〉：「垂羅下椒閣，舉袖拂胡塵。唧唧撫心嘆，蛾眉誤殺人。」

⁵¹唐·梁獻，〈王昭君〉：「圖畫失天真，容華坐誤人。君恩不可再，妾命在和親。淚點關山月，衣銷邊塞塵。一聞陽鳥至，思絕漢宮春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1。

⁵²梁·范靜婦沈氏，〈昭君歎〉：「早信丹青巧，重貨洛陽師。千金買蟬鬢，百萬寫蛾眉。今朝猶漢地，明旦入胡關。情寄南雲反，思逐北風還。」

⁵³唐·楊凌之，〈詠史〉：「漢國明妃去不還，馬馱絃管向陰山。匣中雖有菱花鏡，羞對單于照舊顏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23，頁 297。

⁵⁴唐·白居易〈王昭君二首〉之二：「漢使卻回憑寄語：黃金何日贖蛾眉？君王若問妾顏色，莫道不如宮裡時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3。

⁵⁵唐·顧朝陽，〈王昭君〉：「莫將鉛粉匣，不用鏡花光。一去邊城路，何情更畫妝。影銷胡地月，衣盡漢宮香。妾死非關命，祇緣怨斷腸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19，頁 212。

⁵⁶唐·李益，〈拂雲堆〉：「漢將新從虜地來，旌旗半上拂雲堆。單于每向沙場獵，南望陰山哭始回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283，頁 3224。

⁵⁷「拂雲堆」又名「拂雲祠」，在今天綏遠烏喇特旗西北。

⁵⁸唐·李益，〈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〉，《全唐詩》卷 282，頁 3211。

⁵⁹五代·韋莊，〈綏州作〉：「雕陰無樹水南流，雉堞連雲古帝州。帶雨晚駝鳴遠戍，望鄉孤客倚高樓。明妃去日花應笑，蔡琰歸時鬢已秋。一曲單于暮烽起，扶蘇城上月如鉤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698，頁 8039。

身行萬里，遠赴異域敦睦邦誼，其智能遠宮廷紛爭，何怨之有？十八世紀末，中國浪漫怪誕文人王曇曾說：「一幅紅裙，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。」⁶⁰昭君心中是否有怨，後代文人或度其心，或暗寓己懷的憫念之作，對昭君和親所引起的不平之鳴，正如清朝劉獻廷〈昭君詞〉所言：「宮中多少如花女，不嫁單于君不知。」

四、結語

昭君出塞後，其兄弟被朝廷封為侯爵，曾多次奉命出使匈奴，與昭君相見敘親情；老年方娶昭君的呼韓邪單于，更是把昭君當做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」，寵愛有加；昭君第二年就替呼韓邪單于生下一子，取名為伊督智牙師，後來被封為右日逐王；伊督智牙師生下一年後，呼韓邪去世，昭君時年二十四歲，依照匈奴習俗，昭君成了呼韓邪長子的妻子，昭君替他生下兩個女兒，長女叫雲，次女叫當，二女分別嫁給匈奴貴族；而她與呼韓邪單于所生的兒子伊督智牙師，使匈奴日益強盛，後來與東漢交惡，被竇憲追擊，一路西竄，越過蔥嶺進入歐洲，打敗哥特人占領其地，建立匈奴帝國，也就是後來的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等國。史書記載，昭君才離開三個月，漢元帝就死了，如此來看，昭君運氣實在不錯，她讓漢、匈兩國數世不見烽煙，後人認為昭君和親的功勞，不下於漢代名將霍去病與衛青，其墓號為「青塚」，墓碑上刻有：「一身歸朔漠，數代靖兵戎；若以功名論，幾與衛霍同。」不論昭君是如花之齡願抵異鄉；還是情非得已為靖兵戎，身為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，正如王曇所言：「一幅紅裙，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。」美人之為美，其美在此。

⁶⁰轉引自譚正璧，《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》（台北：莊嚴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3。